

隋

書

冊十

隋書卷六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雲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爲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爲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別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襄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

主旣擒而蕭獻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
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
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旣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爲遙蕭
巖蕭獻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
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
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獻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獻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
塘道留兵拒述獻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獻大敗之斬
獻司馬曹勒义前軍復陷吳州獻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
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
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己因奏爲壽
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
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
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

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尙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遜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尙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

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常典選舉
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
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
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
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
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
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
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
遇當時莫與爲比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
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閒無
所傷也項藉虞姬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皆異同
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文仲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
旣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

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尙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闕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

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於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尙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

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
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
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
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
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
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
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
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
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
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
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

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涉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迴迴敗勤與迴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勤遂遯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棧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恆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

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詔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

珍傲宋版印
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
贈賜甚厚諡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饒饒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
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
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
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隋書卷六十一

隋書卷六十二

唐

特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

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潁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穉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

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尙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尙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潁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觀詣朝堂陳帝入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尙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

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嚴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嚴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嚴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尙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嚴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卽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嚴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拜嚴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嚴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嚴皆不奉教排閹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嚴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

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識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

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